

● 陈冠球 编注

谢宣城全集



谢宣城全集

陈冠球 编注

大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谢宣城全集/(南齐)谢朓著;陈冠球编注.一大连:
大连出版社,1998.11

ISBN 7-80612-473-X

I. 谢… II. ①谢… ②陈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南北朝时代 IV. 1213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0132 号

Xie Xuancheng Quanji

谢宣城全集

陈冠球 编注

大连出版社出版

(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16011)

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370 千字 印张:12

印数 1—2 000 册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俞慈韵

责任校对:边 英

封面设计:杰 锋

版式设计:俞慈韵

定价:39.00 元

例　　言

一、谢宣城集，以明末张溥纂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者最完备，包括赋、文、诗全部。但现代逯钦立教授辑成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对谢之诗经逐字校勘，最为可取。因此本集诗的部分，即用逯所勘定者。原有夹注别本异文，请阅逯集“齐诗卷三卷四谢朓”部分。逯本亦有个别误字，则据他本勘定。

二、张溥所编有欠合理，且未按时间先后排列内容。现经研究改编为一诗二赋三文三部分。盖谢作重在诗，赋有可取但不多，文则一般。各部分类，如诗包括乐府、四言、五言；乐府又分杂曲歌辞、相和歌辞、鼓吹歌辞、郊庙歌辞，五言又包括咏物及联句。文包括笺启、章表、教令、祭文、墓铭、册文，误列者改正。凡可稽考者，均按时间先后，重编目录。

三、每部各类，均先略作说明介绍情况。每类各篇均作题注，包括题解、时代背景、唱和者身世、和作等有关资料。

四、本集供学术研究，为兼顾普及，注释既引出处原文，复作通俗解释。篇幅长者分段，概括大意。因句多排偶，采两句一注办法，单词在其下分注。语言障碍大者，并作直解。篇终署书所见，俾供商榷。曾被选注者，旧注酌用，为数不多。历来有价值之评语，择要附供参酌。

五、鉴于过去对谢朓的评价不够全面或欠确切，于全部注释竣事之后，根据所集资料，写了《谢朓》一文，并编成《谢朓年表》及《谢朓世系表》置于集前，以助理解诗文。有关资料辑成附录，置于集后。

本集注释改编，始于1984年初，成于1986年5月，当时尚尤全注之本，暗中摸索，限于水平，缺失空多，请多指正。经诸友鼓励，终获印行，并此致谢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例言 | (8) |
| 谢朓 | (1) |
| 谢朓年表 | (20) |
| 谢朓世系表 | (27) |
| 诗 | (28) |
| 乐府 | (28) |
| 杂曲歌辞 | (29) |
| 金谷聚 | (30) |
| 王孙游(附春游) | (30) |
| 永明乐十首 | (31) |
| 江上曲 | (38) |
| 咏邯郸故才人嫁为厮养卒妇 | (39) |
| 同赋杂曲名—秋竹曲 | (41) |
| 曲池之水 | (42) |
| 相和歌辞 | (42) |
| 玉阶怨 | (43) |
| 铜雀悲 | (43) |
| 同谢谘议咏铜爵台 | (44) |
| 蒲生行 | (45) |
| 鼓吹曲辞 | (46) |
| 随王鼓吹曲十首 | (46) |
| 元会曲 | (47) |
| 郊祀曲 | (48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钩天曲 | | (49) |
| 入朝曲 | | (50) |
| 出藩曲 | | (51) |
| 校猎曲 | | (52) |
| 从戎曲 | | (53) |
| 送远曲 | | (54) |
| 登山曲 | | (55) |
| 泛水曲 | | (56) |
| 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名二首 | | (57) |
| 芳树 | | (57) |
| 临高台 | | (58) |
| 同王主簿有所思 | | (59) |
| 郊庙歌辞 | | (60) |
| 齐雩祭歌八首 | | (61) |
| 迎神八章 | | (61) |
| 世祖武皇帝三章 | | (65) |
| 青帝三章 | | (68) |
| 赤帝三章 | | (70) |
| 黄帝三章 | | (71) |
| 白帝三章 | | (73) |
| 黑帝三章 | | (74) |
| 送神五章 | | (76) |
| 四言 | | (79) |
| 侍宴华光殿曲水奉敕为皇太子作(九章) | | (79) |
| 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(十章) | | (86) |
|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(九章) | | (92) |
| 五言 | | (98) |
|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| | (98) |
|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 | | (10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和刘西曹望海台 | (103) |
|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刘先生墓 | (105) |
| 答沈右率诸君饯别 | (107) |
| 离夜同江丞王常侍作 | (108) |
| 将发石头上烽火楼 | (109) |
| 奉和随王殿下(十六首) | (110) |
| 怀故人 | (125) |
| 临溪送别 | (126) |
| 和王长史卧病 | (127) |
| 夏始和刘溝陵 | (130) |
| 答张齐兴 | (132) |
| 同羈夜集 | (134) |
| 望三湖 | (135) |
|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 | (136) |
| 冬绪羈怀示萧谐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 | (140) |
| 和何议曹郊游(二首) | (142) |
| 落日同何议曹煦 | (144) |
| 和宋记室省中 | (145) |
| 至寻阳(残句) | (146) |
| 失题(残句) | (146) |
|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| (146) |
|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 | (149) |
| 始出尚书省 | (151) |
| 酬王晋安德元 | (154) |
| 别王丞僧孺 | (156) |
| 和王中丞闻琴 | (157) |
| 直中书省 | (158) |
| 答王世子 | (160) |
|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 | (16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赠王主簿(二首)..... | (163) |
| 夜听妓(二首)..... | (165) |
| 观朝雨..... | (166) |
|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..... | (168) |
| 游东田..... | (169) |
| 和刘中书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矾..... | (170) |
|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..... | (173) |
| 京路夜发..... | (174) |
|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..... | (176) |
| 始之宣城郡..... | (178) |
| 出下馆..... | (181) |
| 游敬亭山..... | (181) |
| 后斋回望..... | (183) |
| 新治北窗和何从事..... | (184) |
| 秋夜..... | (186) |
| 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..... | (187) |
| 落日怅望..... | (188) |
| 秋夜讲解..... | (189) |
| 宣城郡内登望..... | (192) |
| 治宅..... | (194) |
| 冬日晚郡事隙..... | (195) |
| 游山..... | (197) |
| 高斋视事..... | (199) |
| 祀敬亭山庙..... | (200) |
| 赛敬亭山庙喜雨..... | (202) |
| 春思..... | (204) |
| 和纪参军服散得益..... | (205) |
|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..... | (206) |
| 与江水曹至干滨戏..... | (20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送江水曹还远馆 | (208) |
| 赋贫民田 | (209) |
| 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| (211) |
| 将游湘水寻句溪 | (214) |
| 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 | (216) |
| 移病还园示亲属 | (219) |
| 和沈祭酒行园 | (220) |
| 休沐重还丹阳道中 | (222) |
| 和萧中庶直石头 | (224) |
| 咏物 | (229) |
| 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得席 | (230) |
| 咏竹火笼 | (231) |
| 同咏坐上玩器得乌皮隐几 | (231) |
| 杂咏(三首) | (232) |
| 镜台 | (232) |
| 灯 | (233) |
| 烛 | (234) |
| 同咏乐器得琴 | (234) |
| 咏鸿鹄 | (235) |
| 咏落梅 | (236) |
| 咏风 | (236) |
| 咏蒲 | (237) |
| 咏兔丝 | (238) |
| 游东堂咏桐 | (238) |
| 咏竹 | (239) |
| 咏蔷薇 | (240) |
| 咏墙北梔子 | (241) |
| 联句 | (242) |
| 阻雪连句遥赠和 | (24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祀敬亭山春雨 | (245) |
| 纪功曹中园 | (246) |
| 闲坐 | (247) |
| 往敬亭路中 | (248) |
| 还途临渚 | (250) |
| 侍筵西堂落日望乡 | (251) |
| 赋 | (253) |
| 七夕赋 | (253) |
| 拟宋玉风赋 | (259) |
| 高松赋 | (262) |
| 杜若赋 | (267) |
| 游后园赋 | (269) |
| 临楚江赋 | (272) |
| 思归赋 | (274) |
| 野鹜赋 | (282) |
| 酬德赋 | (283) |
| 文 | (301) |
| 笺启 | (301) |
| 谢随王赐《左传》启 | (302) |
| 谢随王赐紫梨启 | (303) |
| 辞随王子隆笺 | (304) |
| 章表 | (309) |
| 为王敬则谢会稽太守启 | (310) |
| 为明帝拜录尚书表 | (313) |
| 为明帝让封宣城公表 | (316) |
| 为宣城公拜章 | (317) |
| 为百官劝进齐明帝表 | (319) |
| 教令 | (322)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为随王东耕文 | (323) |
| 为录公拜扬州恩教 | (324) |
| 为东海饷诸葛处士教 | (326) |
| 祭文 | (328) |
| 为诸姊祭阮夫人文 | (328) |
| 祭大雷何周二神文 | (330) |
| 墓铭 | (333) |
| 临海公主墓铭 | (333) |
| 新安长公主墓铭 | (336) |
| 郁林王墓铭 | (337) |
| 海陵王昭文墓铭 | (338) |
| 册文 | (341) |
| 齐明皇帝谥册文 | (341) |
| 齐敬皇后哀册文 | (346) |

【附录】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南齐书·谢朓传 | (356) |
| 南史·谢朓传(摘录) | (357) |
| 谢朓诗文序跋 | (359) |
| 關於谢朓的评价 | (362) |
| 各家诗话有关谢朓论述 | (365) |
| 嘉靖宁国府志(摘要) | (371) |
| 四库全书提要 | (373) |
| 编后记 | (374) |

谢 跋

宣城定若何？青莲特倾倒；每篇堪讽诵，
少陵并夸耀。情深能融景，句韵善叶调，
品高宗清丽，篇尤贵独造。大江流日夜，
莽莽谁能到？奄有齐一代，开彼唐奥窍。
叔世暴易暴，忧叹典待诏；念念追隐沦，
惜昧立身要。郡称贤太守，偏自嘲坐啸。
民淳胡不侶？危幕巢廊庙？玉台但取艳，
昭明但选妙，俱屏贫民田，时病翳其貌。
桐瓣稍在抱，林泉美能蹈；甘棠咏何殷，
青山谢家好。

注谢宣城全集竣，有感而赋此诗。南齐诗人谢朓，字玄晖，一作元晖，活了短短三十六年（公元464—499年），被诬而死，为历史上文学界悲剧人物之一。历来论者不乏其人，但全面而确切是不够的，小诗简短，何能概括！不了解其人，难了解其诗；而不了解其时，则其人便先难了解。当然反过来通过他的诗文——全部的而不是片断的，也有助于对其人其时的了解。古人选诗往往以谈风月为雅，谈政治为俗。难怪只读《玉台新咏》，觉玄晖轻艳；而读昭明《文选》，也只觉其人清雅，毫无作为。如此，这个悲剧人物不是更可悲吗？为了便于对照南齐重大历史事件、谢朓生平事迹和作品，编了《谢朓年表》；为了明了其家世渊源，编了《谢朓世系表》，两表均附于后。此文试作初步探讨，以供大家商榷。

—·—

先说谢朓所处的时代南齐。南齐是仅仅统治了二十三年的最

短的一个封建王朝(公元 479—502 年),当时南北朝对峙,南齐军力尚逊於北魏,时有外患。高帝时北魏曾寇寿阳;武帝时讲武练兵,也仅能防御,未敢北伐;明帝篡位,政局不稳,便被大举入侵,夺去河北诸郡。至於内部,则问题更大,主要是一方面压榨严酷,民怨沸腾,一方面篡弑纷纭,政权动荡。

南齐表面也讲节用爱民,但皇宗奢靡十分严重。武帝萧赜后宫万馀犹感不足,豫章王萧嶷后房亦逾千数,馀可类推。文惠太子萧长懋生活豪侈,筑苑东田,军民更番服役,制度之盛,连武帝得知也为之震怒。竟陵王萧子良密启武帝,说到租税繁重,“守长不务先富民,而唯言富国”,百姓“新税力尚无从,故调於何取给?政当相驱为盗。”又说到土木兴作甚为殷广,乃有斩绝手足,以避徭役;京畿近县发借征调,民尤特贫,竟有流亡。更说到法网严密,且不画一,“罚典惟加贱下,辟书必蠲世族”。并反映了外地边区,更是鞭长莫及。因此永明四年爆发了以唐宇之为首的农民起义,迅速席卷富阳钱塘,直至浙东会稽。萧嶷密启也认为:“齐有天下,岁月未久。泽沾万民,其实未多。百姓犹险,怀恶者多。”这是统治阶级的口气,实际上は官逼民反,势如燎原。虽然起义仍被镇压,并杀了乘机抄夺百姓的宠将,但民怨如何能平!试看明帝永泰元年,旧将王敬则被逼起兵,百姓相随者竟达十馀万,自会稽直趋武进,震动京师,便可知民心思乱。所以来萧衍起兵灭齐建梁,便轻而易举了。

至於宗室倾轧互相残杀,封建制度自始就潜伏这种危机。一因家天下权力至高无上,易启争夺;再因立嫡以长不问贤遇,统治能力脆弱;加上宫廷生活糜烂,帝王多不寿,子孙常失德,就更易产生废立巨变。南齐高帝萧道成族灭刘宋称帝,曾拟以萧嶷代其兄萧赜为太子,致使兄弟之间矛盾尖锐;萧赜继位,便杀了接近萧嶷时抗魏大将垣崇祖,借以压服萧嶷。武帝第四子萧子响镇守荆州,骄横抗命,兵败赐死。文惠太子与叔父萧嶷也有矛盾,幸均病死在武帝之前,得免激化。永明十一年武帝病危,大家以为将由次子萧子良继位,不料竟立太孙郁林王萧昭业这个失德的小子,他一上台便把

拥戴萧子良的王融杀掉。辅政的萧子良佞佛不管事，大权让与族叔尚书令萧鸾，自己不久忧病而死。郁林忌萧鸾，曾谋诛杀，却被萧鸾先下手废弑，改立海陵王昭文。没多久又用太后名把自己入纂为高帝第三子而称明帝，并毒死年仅十五的海陵王。明帝为防高帝武帝子孙反对，凡直系封王的都成批掩杀，大的二十出头小的十多岁，真是酷毒之至。明帝在位不过五年，才四十七病死，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继位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，荒淫无道更甚于郁林王，一向为萧鸾谋立的萧遥光便谋废这个族弟而自立。明帝临终指示东昏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，”因此东昏亟行诛杀，萧遥光等同族和前朝旧臣相继遭殃，南齐皇朝也就夭折了。

南齐皇朝为维护统治，也提倡礼教，设置国学养士，欲以儒术治天下。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号称礼贤下士，广结文友，但文人地位等於梁园门客，不但无足轻重，且又好景不长。政局震撼，仕途崎岖，难怪谢朓忧心忡忡，结果没顶於政治旋涡之中。

二

谢朓其时如此，其人如何？从其出身和遭遇，处事态度和作品内容，可以得知大概。

谢朓为东晋名臣谢安之后，晚谢灵运一辈，因此后人称他小谢，又因曾任宣城太守有惠政，被人们称为谢宣城。王谢门第向被推尊，虽至南朝，仍为统治者所借重。谢朓的父亲谢伟被宋文帝选为附马，到南齐虽官阶不高，但名门仍与寒族不同。谢朓成为开国功臣王敬则的快婿，虽年少好学，有美誉，文章清丽，条件不错，若非世族，恐未必能结良缘。谢朓为封建世族，受封建教育，被礼教束缚，这是必然的。他的祖父谢裕官高而以恬退远祸著称，他的父亲也方雅有祖风。他的二位伯父牵涉范晔反谋被杀，他父亲因向为两兄所憎，免死远徙广州，这个家庭教训，无疑从少就深印在谢朓脑中。方雅畏祸，应该说是对谢朓性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的。谢朓原籍陈郡阳夏（今河南省太康县附近），早为北魏属地，广州回来，

他家仍住京都建康(今南京市),在锺山之东有宅。政朝换代,境况虽不如前,还是社会上层,进身比较容易,麻烦自然也相对增多。

武帝永明初年,谢朓弱冠出仕,在太尉萧嶷那里当行参军,前后三年。工作是副职参谋。从他的《和王著作融八公山》诗中,他曾“浩荡别亲知,连翩戒征轴,再远馆娃宫,两去河阳谷”,而且仰慕祖先淝水之战保卫晋室的功业,有志边疆,但未能如愿。后在《和江丞北戍琅邪城》诗中,还叹息“京洛多尘雾,淮济未安流,岂不思抚剑,惜哉无轻舟。”那时北伐既无决心,他也调动了职位。投笔从戎成为泡影,从此秉笔官府,充御用文人了。

谢朓二十三岁一度入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,未著官职,时间不长。可以看出一点,谢朓大概是以能文被选择的。萧子隆从小能文,妻尚书令王俭之女,武帝誉他为“我家东阿(曹植)”,王俭也随声赞许。这和后来先调充王俭东阁祭酒、太子舍人,继即改任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有关,而谢朓诗名鹊起、宦途仗五色彩笔也就决定了。

王俭长礼学,於宅开学士馆,文惠太子也相与研讨,并临国学讲《孝经》,谢朓当然也进一步沉潜於儒学。其时,竟陵王萧子良倾意宾客,谢朓以诗赋见赏,遂与沈约、王融、萧衍等为竟陵八友。谢朓奉命作赋多篇,中有《拟宋玉风赋》,以幽人之风与大王之盛风对举,可以窥见其对高士的向往。说明他早已被魏晋所谓“清高”陶醉了。但这时身处顺境,他制作永明乐章,侍宴曲水,奉敕为太子赋诗,并代人应诏,沈约等众口交誉,堪称宫廷桂冠,还是兴高采烈的。不过他后来遭逢挫折,潜伏的清高思想爆发,并认为这段生活是“咏冶邈含毫”,没甚意思的。

他永明九年初夏,跟随王赴荆州为文学侍从。“子隆好辞赋,朓以文才,尤被赏爱,流连晤对,不舍日夕。”可是波折随起,在谢朓看来,曳裾藩邸根本就不愉快。《奉和随王殿下十六首》非一时之作,内容芜杂,只能迎合不可抒写,显然是件苦事。子隆颇效淮南小山,喜谈神仙,谢朓对此啼笑皆非,常自谦说愧无裨补,并流露过有泉

石之思，但仍表示“愿辍东都远，弘道侍云梁，”继续效劳，放弃回京，这是与内心相反的。在别的诗中，则心情不安，越来越明显了。果然矛盾终于决裂，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，密启武帝，谢朓便被敕返都。谢朓回京为诗寄西府同僚。结句意谓常恐横被迫害，今已远走高飞，语气极为愤懑。一则自认为既忠且谨，并无夸诞（见《思归赋》）；再则姓慕清高，难忍污辱。其实谢朓限於识见，看不到统治阶级最忌屏藩不固，随王是补抗命赐死的萧子响的遗缺的，王秀之位高责重，防微杜渐，作此密启，不是专对谢朓，同时被随王赏爱关领州府的张欣泰，也被怒召落职，其中自有道理的。永明十一年，在南齐是关键的一年，在谢朓也是关键的一年。这年七月能掌握局面的武帝死了，谢朓如果洞识机宜，乘此脱离是非之场，倒是可以全身远祸的。大概一来门第局限，投闲置散难堪；再则荆州平静，无故受屈难甘，终又接受尚书之召，补新安王即后称海陵王的记室参军。尚书是后为明帝的萧鸾，谢朓感激知遇不必说，但伴君如伴虎，却无日不在危惧之中了。

谢朓由尚书殿中郎调骠骑谘议，领记室，掌霸府文笔，均是萧鸾根据自己需要安排，百官劝进表便出其手。萧鸾称帝，又掌中书诏诰，转中书郎。但谢朓并不自鸣得意，目睹残酷屠杀，而“逢迎典待诏”，做违心之事，实在痛苦万分，便忍不住在中书省作诗，流露了退隐之心。他方雅，书生意气尚存；他畏祸，却没有陶渊明挂冠的胆魄，就不能自脱了。

谢朓的方雅，可从亲友交结中看出一些。和他唱和的文友，查过传记，在当时多较为正派。他岳家是位极人臣的豪门，但两家丰啬悬殊，往来不多。答妻兄王世子仲雄：“有酒招亲朋，思与清颜会。熊席惟尔安，羔裘岂吾带。公子不垂堂，谁肯怜萧艾！”对妻兄的没有赴宴，简直有些愠怒；和妻兄王主簿季哲艳情之作，也婉而有讽，并不趋附。但趣味相投的，却推心订交。他器重苦读的江革，推崇能文的孔觊，但对弄权的贵戚却看不上眼。《南史》指出他被构害与曾轻侮江祏兄弟等有关。明年建武二年，谢朓正文奏盈前，突被调

出为宣城太守，可能暗受中伤。他在《京路夜发》中惊叹“敕躬每局蹐，瞻恩惟震荡；”此后渴念遁世，愈来愈烈，人们评他的诗千篇一旨，确实他是至死没有改变的。

其实出守宣城是可喜可贺的。他也曾有些想通：“既欢怀禄情，复协沧州趣”，可借宣城山林，以充吏隐。他并治宅水阳江畔凌阳山麓，欲以“山楹永为室。”他不习吏治，仍认为不贪不扰，依靠好人共治，是可行的。他思想是消沉的，一再自称是“卧治”，自嘲是“坐啸”，但一早“披衣就清盥，凭轩方秉笔”，有时“昧旦多纷喧，日晏未遑舍”，也非全不负责任。所以《宁国府志》载他“双旌五马，游历殆遍”，“吟咏自若，而郡亦治”，后以贤太守奉祀，“至今人称谢宣城。”而常游之敬亭山也被称为谢家青山。他的山水诗固然至此益臻高妙，而被人忽略的政治诗，也因有了生活内容，在形式主义泛滥的齐梁，补了空白，说明了谢朓并非毫无作为的空头文人。

他除了始到宣城作诗宣布方针外，最具体的是《赋贫民田》。他一反当时“不务富民唯言富国”的现象，不忘贫病，实行富民政策，期达“仓库实而知礼节”的目的。可惜他在任只有二年，不可能一一收效，但他的《忝役湘州告别吏民》诗，襟怀是坦荡的，感情是深厚的。问题在于严重的阶级局限，他知道老百姓淳厚，但没有和他们交结，更没想植根其中，这是大有昧于立身之道的。他心在京邑，祭祀南岳后直接回京，曾托病辞官，但以选复为中书郎。大概明帝还想到他的文笔，确实明帝死后的谥册文和敬皇后的哀册文，仍出其手，完成了最后的任务。复任中书郎在京时间很短，写了现存的最后一首诗《和萧中庶直石头》。中庶子萧衍是旧友又兼儿女亲家，此时避忌自解兵权，时局更不平静。谢朓和诗自述一身事事违心，“咏沼邈含毫”“逢迎典待诏”“专城空坐啸”，都是自责之辞，结末表示“若偶巫咸招，帝阍良可叫”，简直是厌世了。又写给沈约的《酬德赋》也是现存的最后一篇赋，总结一生，以酬沈约知己之恩。最后也表示：为了“离宠辱於毁誉，去夭伐於腥膻”，要与沈约“携手上征”，脱离人世。可悲的是，此后谢朓连遭两大关节；非但毁誉未能离，连